

彼岸 继续飞驰

The Moon is Red, White, and Blue

杨维舟◎著
Brian Yang

彼岸
继续
飞驰

杨维舟◎著

留美高中生倾心力作

一个踌躇满志的志学少年
踏上了大洋彼岸的求学之路
困惑与挑战
成长与丰盈

飞驰，且留下一些痕迹

飞驰，继续飞驰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彼岸 继续飞驰

The Moon is Red, White, and Blue

杨维舟 © 著

Brian Yang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彼岸, 继续飞驰: 我的美国高中生活 / 杨维舟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80747-905-5

I. ①彼… II. ①杨… III. ①高中—学生生活—美国
IV. ①G635.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 111086号

彼岸, 继续飞驰

BI AN JI XU FEI CHI

出品人 陈锦涛
出版策划 毛世屏
责任编辑 赖欢海
责任技编 蔡梅琴
装帧设计 花季雨季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137 (批发) 83460397 (邮购)
设计制作 深圳市花季雨季杂志社有限公司 Tel:0755-83460914
印 刷 深圳市美嘉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6月第1次
定 价 20.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九 月 / 1

伊 始 / 1
第二天 / 1
尴 尬 / 2
Backpacking Trip / 4
上课第一天 / 11
新课堂 / 12
琴 / 12
教 会 / 14
第一个周末 / 14
年 龄 / 15
体育活动 / 16
奇装异服? / 17
一个新朋友 / 18
第一次考试 / 19
感 动 / 20
我的Prefect / 21
Late Nights / 21

十 月 / 23

一个月了 / 23
入乡随俗吗? / 24
南京交流团 / 24
第一个反思 / 25
多元化 / 26
恼 火 / 27
大师姐 / 30
第一个长周末 / 31
秋日的免费音乐会 / 32
触碰美国的尖子生 / 33
踏实与野蛮 / 33
性教育 / 34
Terry / 35
种 树 / 36
想 家 / 38
静 坐 / 38
各种截止日 / 39
转 学? / 40

听安宁 / 42

年轻的空虚 / 42

A- / 43

继续转学? / 44

十一月 / 45

失眠 / 45

中国画册 / 45

三分之一的梦想 / 46

泪下潸然 / 47

Host Family Program / 47

总统大选 / 50

篮球赛季 / 51

小挫折 / 52

新宿舍 / 53

“核泄漏” / 54

Music Man / 55

Book Fair / 56

课外活动，还是学习? / 57

家长会 / 57

感恩节 / 59

小游Portland / 60

小试身手 / 60

备考 / 61

放假，看什么书?! / 63

十二月 / 64

轻松的国外生活? / 64

麻木 / 65

坚持 / 66

不宁静 / 66

偏听 / 67

下雪 / 69

瑞雪兆丰年 / 70

停课 / 70

PSAT / 71

口语 / 71

钢琴 / 72

Billy / 72

圣诞小品 / 73

小插曲 / 78

平凡的圣诞假期 / 79

东部小记 / 80

第一天 / 80

Groton / 82

Middlesex / 84

路途插曲 / 85

Milton / 87

Deerfield / 89

St Paul's / 92

Phillips Exeter / 95

Hotchkiss / 97

Choate Rosemary Hall / 99

教堂 / 100

Choate Rosemary Hall 2 / 100

Loomis Chaffee / 102

尾 声 / 103

基 督 / 104

牲 口 / 104

序 中 / 106

二 / 107

转学的后遗症 / 107

忙慌了 / 108

调 整 / 109

流水补稿 / 110

又是十日 / 111

选 课 / 113

三 / 116

语 言 / 116

金榜题名? 跌入谷底? / 117

谷 底! / 118

Science Project / 119

Mock Trial / 120

休 学 / 121

人外有人 / 122

后生可畏吾衰矣? / 123

品种不纯 / 125

迎向挑战 / 125

四 / 126

幽 默 / 126

APUSH / 127

恍 惚 / 128

老黄牛 / 129

假如我是中国教育部部长 / 129

十 八 / 134

Model United Nations / 134

抄袭事件 / 136

Intercultural Retreat / 139

因材施教? / 141

Laramie Project / 141

五 / 144

合 唱 / 144

AP / 145

恋 爱 / 146

稀里糊涂的Prom / 147

Mt. Hood Climb Service Day / 148

春季体育活动 / 149

关于英语教育的反思 / 150

Prefect / 151

特性模糊 / 153

潜移默化 / 153

语文课程改革 / 153

六 / 156

说结束 / 156

舞 蹈 / 157

Appreciation Chapel / 158

前进，是否走向光明？ / 159

Fine & Performing Arts Night / 159

归 属 / 160

尾 声 / 162

后 记 / 164

附 录 / 165

老师采访 / 165

John Holloran / 165

Bill Lamb / 167

Diane Herschleb / 173

Robin Weitzer / 175

Bonnie Brennan / 181

九 月

伊 始

一切都是新的。

老实说，我并不适应，但最不适应的应该是这个新的语言环境了。到了这里之后，我对英语的自信似乎飞到了九霄云外。不过有了几个新朋友的热心帮助，还有爸爸妈妈和一些老朋友关心的短信和邮件，总算不是最苦。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其他几个出国学习的朋友，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呢？我想，他们之中，或许有的已经哭过了几回，或许有的却迅速融入新环境、新生活。可无论如何，我想他们一定都会渐渐地适应的，也祝福他们快地适应。虽然我们面对着挑战，但是我们不正是为了挑战而来吗？

最后，悄悄地，小声地祝福我自己。

第二天

这一天又顺顺溜溜地过去了。貌似很顺溜地。可晚餐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使我愈发觉得自己个儿的英语在这里真的是可以倒数了。

“So……how’s the book you are typing?” 一个同学问我。

但是，直到听了第三遍，我才在其他同学的帮助之下，终于听懂了他的问题。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也不知道回答些什么，只是小声地哼了一下。真是一个尴尬而令我不知所措的场面！

早上去Scavenger Hunt的时候，我认识了九年级的一个小姑娘。她才14岁左

右，我觉得挺了不起的，一个人只身跑到这么远来读书。当我刚知道她是大陆来的时候（其实我不喜欢说大陆，但是这里来自香港和台湾的人很多），我们之间便似乎有了说不完的话。直到我们被我的Prefect提醒不要不停地讲中文之后，我们俩才渐渐地安静了下来。

我的室友来了。他是一个来自华盛顿州的美国孩子，一米九五的身高，超过三百磅的体重。我倒不是觉得有什么不好，只是觉得有点极端。但是，或许我又是有什么极端呢？我对他了解不多，或许因为我自卑我的英语吧，也跟他讲不得多少话。

晚上睡觉前，我完完整整地回顾这一天，觉得很多事情还是没有步入正轨的，虽然我不知道具体是为什么，但就是这么觉得的。

最后，记下几条父亲和我之间的短信：

舟：在和他们吃饭……查实我的外语不够好啊……Dinner Party我都插不上什么嘴。其他的一切都好。我只感觉比在实验学校更加挑战呀！

父：如果你觉得比实验更具有挑战，那对你就很有意义了！暂时插不上嘴是正常的，连阎老师也讲过，若要他与老外深度交流，他也要1—2天适应的，何况是你呢？那就主动插嘴，多多练习！

舟：有时候光听都有问题，而且其他的人貌似没有什么问题呀……搞得我有点压力，呵呵……书倒是可以开始了。

父：据说有人TOEFL120分，到美国刚上大学也听不懂。慢慢习惯就好了。

“书倒是可以开始了”这句是什么意思？

舟：并不是怕……因为我知道我英语是有大问题的。我只是觉得有时候听不懂是会很尴尬的……呵呵……Dorm Parents说过书的问题了，他们觉得不错的。而且，我有这么特殊的经历确实有东西可以写啊。

尴 尬

身在困境之中，我的心情似乎也会变化得更快。早上，当一个来自台湾的同学跟我说我的室友是全校最最糟糕的室友的时候，我心里并没有过分的沮

丧，毕竟我不喜欢先入为主，毕竟别人的好坏与我并不十分相干，何况那只是个人观点。但下午，当我们十年级的同学为Backpacking Trip准备，当我的英语水平受到进一步的严峻挑战的时候，我的心情就变得更加阴沉了些。

为了熟悉组里的成员，我们所有的组员首先玩了一个游戏，而我以及我糟糕的英语能力有幸成为了这个游戏所有乐趣的终结者。即使横向比较，我和同组的一个香港来的姑娘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在后来的Backpacking的准备动员会上，由于我对Backpacking一些专用的词汇并不熟悉，所以也没有听出个一二三来。于是，我渐渐地变得非常腼腆、懦弱，甚至连一点简单的英语似乎也不敢说了。

虽然我试着使自己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虽然我更愿意去想，自己只是不太适应在一个学校居然不能随便找着人讲话的感觉罢了，但是当他们说，而我全神贯注地听着，我似乎能感受到时间在一分一秒地呐喊挣扎，而我渐渐地筋疲力尽。

末了，虽然我非常羞愧于自己的英语水平，但是我更想大叫一声：“可不可以不说英语啊！”可是没有办法，他们还是在说，留下我和我更加沮丧的心情成双作伴。尽管这并不符合我的性格，但是下午的时候，我甚至想和爸爸妈妈，还有一些老同学打电话了。

另外，虽然我的新朋友都记住了我的名字，但是我真的记不住他们的名字。当他们跟我说你好、叫我名字而我不能叫出他们的名字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得尴尬。

不过，晚上，当我们几个从中国来的学生一起等候可以去Shopping的车子，当我们中英混合地聊天的时候，我还是很开心的。虽然我还是有东西不懂，但是我的心情确实好了很多，或许因为终于可以说中文了吧。另一方面，不必说我的Prefect，不必说学校的老师，就连刚刚认识的美国同学对我都是很理解、很照顾的。这也使我的心情渐渐地好了很多。

尽管今天的心情是一波三折，且余波未了，但我仍是十分有信心地相信自己能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渐渐地融入新环境，渐渐地开始享受新的生活。

Backpacking Trip

开始正式整理这次 Backpacking旅行感受的时候，已经是旅途之后好几天了。旅途中，我抽空记下了一点亲身感受，虽然有些可能是负面的、不积极的，但却十分真实。我其实也只想回忆一点真真切切的旅行感受，也就不必添加些无谓的修饰了。

我被分在了Bat小组，除了我、一个香港的姑娘、一个韩国的丫头，其他的组员都是美国孩子。不出所料，我是组里头，不仅年纪最大，而且英语最差的人。尽管如此，我倒是十分意外地感受到了同学们和领队老师对我的理解。他们从不厌倦回答我的问题，他们愿意帮助我整理行囊，这也似乎是我在无奈和悲萎之中所能找到的可以信赖、眷恋的阳光。但是，更多的时候我还是很消极地在想：可不可以不说英语啊。

九月三日，开学仪式之后，我们所有九年级同学，背着五六十斤的大包，开始了四天三夜的Backpacking旅行。我没有参加过类似的这样旅行，所以，从某些角度上来说，我对这次旅行确实抱着一份兴奋与期待。

经过三个小时的车程，从Oregon州到Washington州，最终我们到达了Mount Adam。这葱葱茏茏的山峦，虽然少了些棱角分明的骨风，但是却多了几分柔美与恬静。Mount Adam主峰长年积雪，远远望去，颇有一种“山峦为晴雪所洗”的味道。

整理整理装备，我们便从半山出发了。山路很高很陡，背着大包，我们每行进十五分钟便要休息一次。虽然只有十五度左右的气温，但爬山的时候，即使只穿单件短袖我们也是满头大汗，停下来时，我却又会觉得很冷，一阵风一哆嗦。一路上景色很美，我仿佛步入了原始森林，野树野花野草的色彩、香气都尽收无余。我记得，走着走着，我便会情不自禁地遐想着自己和几个老朋友一起来这个地方走走的情景。

行进中，几个美国孩子总是说说笑笑地一马当先，韩国的姑娘和香港的丫头由于体力不支拖在最后，而我，由于语言问题，一个人走在队伍的中间，一个人还是很孤单的。休息的时候，我们有时安静得使我只听见我们呼呼的喘气

声与林间的鸟鸣，但热闹的时候，组员们的笑声也会响彻林间，我们有时候玩游戏，有时候猜谜语。

一个下午，我们大约走了六千米的山路。晚上六点左右，天渐渐黑了，我们在一片难得的平原扎了营。之后，我们拾柴火，生火、做饭一直到了十一时才吃。生火其实是个技术活儿，我们不仅要钻木取火，还要将木柴架起来，更得不停地往火堆里吹气。足足用了一个小时，我们才最终把火升起来。想是因为忙碌了一天，每个人都早已饿得两眼冒金星，我们吃得出奇地安静。不经意间，抬头仰望，那漫天的繁星使我入了迷。但除了我和香港的姑娘，其他的同学和老师都似乎对这“奇观异景”没有任何特殊的感受，似乎都在以一种少见多怪的眼光看着我们十分享受的表情。我却不在意他们，随着香港的姑娘用广东话与我进行一些简单地交流，我渐渐地开心起来了。这时候，除了英语，似乎什么都很动听。

饭后，日常洗碗的活儿却也是让我感触很深的一件事情。虽然我们用的洗洁精都是可以降解的，但是我们仍要在地上挖一个三四十厘米深的小坑装洗碗的脏水，以防破坏自然环境。坑要远离树的根，既是为了好挖，也是为了不破坏树木的成长。倒脏水的时候，另一个人要拿着过滤勺过滤，使剩饭剩菜不被倒进坑里。虽然我们有充足的水源，但是我们用水的时候还是要十分小心地，一点一滴地节省着用。我去为组里装水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把碗掉进了小溪中，当后来同队的生物老师发现水上漂浮的油脂时，很严肃地教育我们一定要爱护自然，珍惜水源。刷牙的时候，我们也只能用一点水。刷完牙要把泡沫喷向四周，且远离树林的地方。我们上厕所用过的纸巾不可以直接丢掉，一定要装在一个密封的袋子里，放进背包，等到我们出了山再一起丢掉。亲身经历了美国这些特殊的、极其麻烦的环保行为，我真的十分震惊。世界上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的人们是这样爱护自己国家的环境的！

绑食物袋也是很有趣的经历。我们刚扎下营，天还没黑的时候，经验丰富的领队老师就把绳子固定在树的枝桠上了。睡觉前，我们把所有物品装进袋子里，然后依次系在绳子上，最后所有人一起用力把袋子全部固定在树的高处。那个袋子的英文名字是Bear Bag，顾名思义，这活儿是为了预防熊的骚扰。

山里的夜晚，气温到了个位数，加上起了风，非常凉。我几乎穿上了带来的所有的衣服，可还是很冷。孤独地走了一天，听了一整天自己并不能完全听懂的语言，我虽然身心疲惫，却怎么也睡不着。

一天下来，通过一些小事，我对美国的孩子有了更深的认识。在洗碗的时候，他们一般不会为别人洗碗。我们做清理工作的时候，大多孩子也只愿意完成自己分内的事情，即使没有事情干，也没有人愿意主动帮忙，而且一定要轮着做事。总的来说，我觉得在美国人的字典里确实有许多类似于“公平”的字眼儿，但是似乎没有任何类似于“无偿的贡献”的字眼儿，每个人都似乎只是想着完成自己的事务，每个人似乎都绝不愿意为别人无条件地付出。或许这就是理念上的差别吧，我虽然在很久前看过一个关于“个人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是好是坏的辩论，但我还是比较喜欢几千年沉淀下来的孔孟之礼。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跟一帮小孩出来玩，不过有时候我真的很无奈，或许只是因为语言不通，但我还是觉得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有趣的事儿，在我的眼里，却都是天真幼稚，甚至不值一提的。

晚上，看星星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问自己为什么要出国念书。

“我到底为什么要过来呢？”我反复地问着自己。

但是我想了很久还是回答不上来。我蓦地觉得自己的许多信念都好像是突兀而没有理由的。

我很想爸爸妈妈，也很想一些老同学，尽管我知道这种依赖感很不符合我一贯的性子。不知道为什么，看着星星很伤感地一闪一闪，我的心里似乎也只有一闪一闪的光明了。

既然做了出国的决定，我知道自己是回不去了的，但是以这个英语水平，我怎么在这里生存呢？虽然我自个儿是不会轻易地消极屈从的，但是我还是会厌烦疲惫的呀！

这晚，风把帐篷吹得呼呼作响，我也不知道自个儿最终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但隔天早上六点钟被冻醒之后，我便再也睡不着了。我习惯性地摸了摸脸，一股灼烧般的疼痛钻心而来。原来，睡了一晚上，我的脸已经被细沙与灰尘覆盖，我刚刚的那几下只怕是生生地拖下了脸上的一层皮。睡袋上有一只长

约五六厘米的虫子，它似乎并不怕我，我用手赶了好一会，它才慢慢地爬开。起身，出了帐篷，我却因为天气冷而独自站了好久，不想也不敢挪动分毫。虽然周围的一切是出奇的安静，但是我的心里却没有那么平静。我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要坚强，告诉自己已经经历了那么多，这么点小事还有什么了不起，但最有效的鼓舞还是彻底明白了自己没有后路，虽然有一些悲哀，但这个鼓舞确实令我的心里充满了顽强的气息。

我独自站了一会儿后，香港的姑娘也从帐篷里钻了出来。山里的清晨，天气阴冷，于是我决定试着给我们俩生火。因为昨晚我们生火的火坑里还有些星星点点的火苗，我可以不用再重新钻木取火，而是直接向火堆里倒燃料。但我没有掌握好“量”，一个不小心向火堆里倒了不少的汽油，火苗突然暴涨了起来，顺势钻进了装燃料的铁瓶子。我手心受热，慌忙把燃料瓶丢向一旁，吐着火舌的瓶口却开始点燃周边的小草。我捡起瓶子，试着用手套把瓶口堵住，使瓶内的氧气尽快消耗殆尽，但烫手的瓶口使我不能死死地把手套按在瓶口，瓶内的火还没灭，我便不得不松手。情况紧急，来不及多想，我一脚把瓶子踢向离火坑更远的地方，使得两个火源不能对接，双手抓起两个小盆向水源飞奔而去，同时叫香港的姑娘踩灭已经着了火的草丛。虽然用几盆水终于将火扑灭了，但是燃料瓶内的燃料却也所剩无几。我们一共只带了两罐燃料，这瓶燃料的报废也意味着我们第一餐使用掉了一半的燃料。我和香港的姑娘对着笑笑，秘密约定不把这个事情告诉领队老师。之后，我坐在火旁记录下了这一天来自自己心里的感受。她与我对坐着，用白话与我讲讲她自己的事情。我安静地边写边听，也用中文跟她讲讲我的事情。就这么讲着；便过了一个小时，我们猜想各自都是并不能完全听懂对方，但是我觉得这是自己出来旅行以来最开心的时刻了。

由于学校安排两个小组在每一条山路以相反的方向行进，于是第二天，我们碰到了从另一个方向来的小组。同组的同学高兴地向我介绍新同学，而我却仍是只能试着认识认识，记住一张脸而忘记一个名字。而且我总是傻傻地问几个亚裔的同学是从哪里来的，我得到的回答也是惊人的一致，“I am from here.”

或许由于渐渐习惯了山里的条件，费力地走了一天之后，我们几乎完成了八成的路程，所以我们计划在同一个地方扎营两天，并且因为没有什么任务，我们有机会休整休整。这里的风景真的是无与伦比，刚刚放下包，我便迫不及待地拿着照相机去拍照。最远处是常年积雪的Adam Mount的主峰，在夕阳的照耀下，峰峦上的雪闪耀着银色的光芒。近处是层层叠叠、色泽鲜明的树林，微风拂过，飒飒的秋风吹拂着安逸的湖水。湖水在夕阳的照耀下显露着不同的颜色，沁绿、玄黄、绛紫，好不迷人。湖水不深，湖面不大，但却又有着一番像真理一样朴素的气息。

这天晚上，我们只用了一个半小时便做好了饭。晚饭之后，同行的来自英国的生物老师给我们读了一个很长故事。虽然我只听懂了五成，但他那充满魅力的声音却使我重新喜欢上了英语，使我重新开始体会英语的美，我也从此不再感受那份“可不可以不说英语啊”的无奈了。

在最后一天的下午，老师要求我们拿出笔记本写下一点这次旅行的感受。我靠着一棵大树，体会着老树随风地轻轻摇晃，听着吱呀吱呀的声音，笔墨泉涌地写下了许多。

Bat小组里一共有八名同学和两位带队老师。

有一个来自香港的姑娘，英语不错。每每听到她讲英语，我就开始反思。中国大陆学生的英语水平怎么可能和香港的学生相比呢？差的太多了。我很高兴这次旅行能和她分在一组，也很感谢她能在我觉得很很不习惯的时候说上几句。虽然，我一向是一个我行我素、独来独往的孩子，但能有一个人在我困难的时候讲讲话，这的确令我感到很幸福、很开心。

有一个来自韩国的姑娘，很文静，一路上并不怎么说话，但也从不喊苦叫累。最后一晚，她还兴致勃勃地教我们唱韩文版的《小星星》。

有一个美国孩子是组里最活跃的。他的理想是当一个演员。他是一个很有天赋，也很有想象力的孩子，在我们玩“杀人游戏”的时候，他别出心裁地在我们七个人之中设置了一个天使，并没有任何的杀手，但我们却互相猜疑，直到游戏的最后才恍然大悟。加上一路上有说有笑的两个小女孩，他们是天真烂漫的三人组。别看其中一个女孩瘦瘦小小，但她爬起山来可一点也不马虎，一

路上既不喊苦也不喊累，而且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同队的另外两个美国男孩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们俩的个性分明，在我看来是典型的美国孩子。其中一个很好强，不愿意在任何地方落后于别人。另一个一向沉默寡言，有时候会比较孩子气地不愿意为集体做出一点他认为不必要的贡献。他们一路上都在乐此不疲地跟我学跳舞，在他略显稚气的脸上总是能看到那么一股韧劲儿。他们两个牛高马大，身上的背囊也是全组最重的。记得有一次过溪的时候，由于过溪的难度很大，我们要先把身上的包取下来，先把包运过去之后再过人。当我取下他们两人的包的时候，我明显地感受到了相比其他同学以及我的包在重量上的差别。我也记得当他们领队的时候，他们总是一马当先，当仁不让地冲在最前头，丝毫没有疲倦的意思。

Nicole和Peter是同团的带队老师。一路上他们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们。Peter是从英国来的OES的生物老师。他说话时，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一股绅士的气息。一路上，Peter有时候饶有兴趣地给我们讲述一些简单的生物常识，我也会在空闲的时候向他请教一些关于学校的问题。老先生已经五十七岁了，身体却很硬朗。我们在路上遇到一对从加拿大边境穿山旅行的老夫妇，当Peter感叹自己也应该可以像他们一样时候，他眼睛里跃动的向往的光芒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Nicole是职业的登山高手，一路上我们吃喝拉撒都要她来照顾。过河的时候，生火的时候，做饭的时候，收拾行李的时候，迷路的时候，受伤的时候……如果没有她指点迷津，我们根本无从下手。她是这次旅行中最累的人，但却永远保持着可掬的笑容，永远鼓励着我们前进。我想，没有她，我们或许走得到终点，但是我们一定不会如此的开心。

一路上，我们遇到了重重困难。有人被野蚊子叮了几十个大包，有人受伤，也有人流血，几天下来，就连Peter的脚上也打了几个泡，可我们确实是非常幸福开心地走完了这一程的。

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很多事情适应了就会好些。不过，在第一天之后，尽管交流对我来说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我的感觉和心情真的渐渐地好了很多。我已经没有那么在乎自己的面子了，听不懂的句子，我可以再问，问懂了便好，说不通的句子，我可以再说，说清楚了便好。在一个令我记忆犹新

的晚上，当同学们在睡觉前互相开玩笑，而我也能懂、能参与，也放声大笑的时候，我真的很开心，有一种解脱的感觉。我并没有如何想念爸爸妈妈或者一些老朋友了，我想这应该算是我感觉不错的一种表现吧。我真的很高兴朋友们和领队老师们给予我的理解。我渐渐发觉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自卑的。他们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除了英语说得好，再没有什么方面可以令我刮目相看了。英语好，其实又有什么值得令我羡慕的呢？对于他们来说，把英语说好，不就像我能把中文说好一样吗？因此，我出国学习的信念也不再动摇了。因为，只有到了这里，我才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里的教育，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只有如此我才能获得更大的成功呀。

我想，自己回去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了。我想先给爸爸妈妈打一个，告诉他们我良好的状况。然后给阎老师打一个，问问学习上的事情，问问为什么我有比较严重的适应问题，要怎么样提高，问问他选课的问题，我也能更好地安排安排，不打无准备之仗。

我不知道这一切算不算走上了正轨，如果是，我将会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因为我永远不能忘记在实验学校的永不松懈、努力奋斗的同学，是他们在激励着我。我不会忘记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我想，这既是给自己留下一点信念，也是给爸爸妈妈挣一点脸面！

令我吃惊的是，这晚晚饭之后，当老师要我们用一句话总结自己对这次旅行的感受和选出一位这次旅行中的英雄的时候，我居然被所有的同学选做这次旅行的英雄。而我打心底里认为自己并没有做些什么，只是尽力地积极地去融入、去帮助别人罢了。

第四天早晨，我们只有三千米的下山路要走。领队的两位老师要我们自己按着地图下山，而他们为了准备我们的回学校的交通工作先走一步。当我们远远地再一次看到校巴的时候，别提有多开心了，我们一路疯跑着歌唱着结束最后一段山路。

我们合影留念之后，Nicole给我们每人的手腕上都寄上了一根象征着团结的带子。

而我，一直将它戴着，舍不得取下。